



眉间尺与翠波鸟

● 齐世明

读《三国志·魏志·蒋济传》记下一语：“欢娱之耽，害于精爽；神太用则竭，形太劳则弊。”现实生活中，常闻人喊“活得忒累”，颇有“神太用则竭，形太劳则弊”之忧。探其原因，有一些是生存压力所迫，但相当一部分是不能摆脱“眉间尺”的测量，陷入了“翠波鸟”的困境。

这“眉间尺”，非《搜神记》中的那个孩子，而是笔者所言：眉眼间只有“得失进退”，心里头全是名利算计。瞧，职场新人一进办公室，就被一把把“眉间尺”给测出了：没背景，副主任科员排队他还得垫底；没人脉，晋职称他的学校忒一般，学历也不行；能力嘛，那咋衡量，没机遇，姜子牙72岁不也得蹲守于渭水之滨？

唠着说着，这“鄙视链”就显露无遗了。社会生活中，这样的“鄙视链”处处流行。难得聚会，一上桌，远至儿女身高颜值、挣钱多寡，近至喝什么茶、住多大房，紧跟着一句冬天去哪儿当“候鸟”，一张张脸阴晴分明。就连校园似乎也难置身事外，接送车辆是“代步标准”的，小朋友便直言“您远远地停吧”。向上逐级攀比，向下逐级鄙视，在这根链条中，每个人都是攀比者，也是被鄙视者。

至此，就引出了翠波鸟。这种生长在南美洲原始森林里的精灵，筑的巢堪称广厦，比自己的身体要大上几倍、十几

倍。为何？动物学家观察发现，一只翠波鸟筑巢，絮好能容下自己身体的窝就停工了。若是再捉来一只，放进同一个大笼子，情势就迅速起了变化。只见那早已停工的翠波鸟又开始疯狂絮窝，这两位争先恐后、疯狂竞赛，眼见着各自的鸟巢大了又大，眼见着第一只翠波鸟累到断气。

可悲吗？悲剧尚未落幕。见累死了同族，另一只翠波鸟立刻停工。然而，当第三只翠波鸟被关进大笼子，絮窝决斗又重新开始，再次陷入循环，直至累死其中一只，甚至两只都一命呜呼。容不得你的家比我的大，哪怕大一点点……何等执拗而愚蠢的攀比，何等惊人的“翠波鸟定律”！由此及彼，想想在攀比这件事上，你我他是否为翠波鸟的同类？

仅以一例为证：我们有自己的孩子，可我们更有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那个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总会比自家孩子爱学习、成绩好、懂礼貌、特长多……攀来比去，大人急，孩子“被急”，不仅要“自奋蹄”，还需再加鞭！看看，你是一只“翠波鸟”，花骨朵似的二代也成了小“翠波鸟”。《道德经》早就有言：“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长久。”



漫人·漫事·漫笔(十一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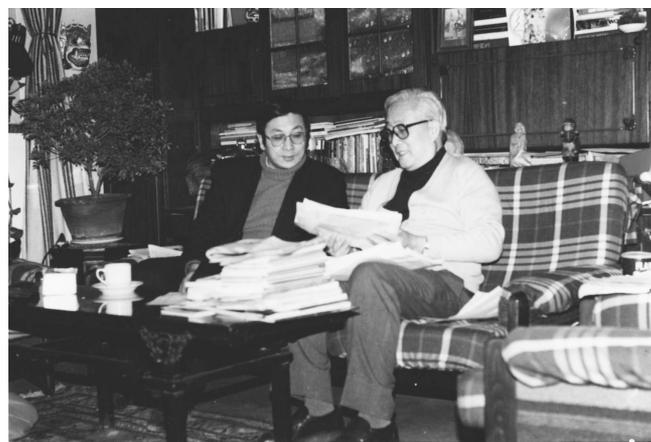
一天，一位副刊编辑匆忙找到我，要华君武先生的电话号码，说是要约一幅漫画。我给了她电话号码后，也给华老打了电话。

第二天，华老给我来了电话，笑着说：“这位编辑太有意思了，和我约稿的理由是他们版面的广告撤掉了，开了天窗，要我画幅漫画给补上，还要我快一点！我头一次碰上这样的事。不过这位编辑倒是真可爱，实话实说。”

挂了电话，我笑了好一阵子。

约稿趣事

● 徐鹏飞



作者与华君武(右)在一起研究漫画。

读书季



清扫



各有心声

王进城

退休后的读书生活

● 沈 栖

自我识文断字始，就酷爱读书。退休后，我非常享受赋闲生活，这种享受主要源于有充裕时间自由地读书。

由计算机、数字化和互联网三元结构所催生的信息社会，大大改变了传统的针对纸质书的沉浸式阅读习性，数字化阅读方式风靡天下。2022年4月公布的《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》显示：2021年我国成年国民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81.6%（其中图书阅读率为59.7%），而数字化阅读的接触率为76.2%，显然，“一屏万卷”的数字阅读时代已经到来，“万人一网”的数字阅读方式已经呈现。但我认为：以搜索、扫读、略读、跳读行为所构成的“徘徊式阅读”，极易陷入“焦点碎片化”“注意力涣散”“痴迷于多重信息流动”“追求刺激”的阅读窘境。

读书的出发点当然是为了应用，但最高的境界便是为了欣赏，欣赏知识的内核和美。近些年来，我远离虚构的文字、杜撰的情节，对那些“戏说”的劳什子更是不屑一顾，在我看

来，以虚构为能事的小说自然低于一些纪实性的读物如人物传记、游历笔记、回忆录等。因为后者大抵是真实的，老年人时常在阅读中获得一些快感，而这与青年人读诗时所顿生的快感又不是一回事。当然，我也并不拒绝文学作品，如诗词歌赋，在流派众多、风格各异的作品中，我会有自己的选择和理解，甚至会改变年轻时的阅读兴趣。读唐诗，李白的诗太浪漫、太夸张，杜甫的诗太做作、太酸苦，王维的诗清新朴实，不失润泽华彩；读宋词，渐离苏辛的豪放，疏间柳李的婉约，而亲近白石道人的清通；读辞赋，不爱《上林》，怨其过于浮夸，不惜《恨》《别》，悲其过于消沉，而对前后《赤壁》，仰其志趣潇洒超脱。读小说，《水浒》的风风火火、《西游》的云里雾里、《三国》的老谋深算，也许不如《淮南子》的洞明世事、《世说新语》的从容雅致、《穆天子传》的逍遥恬淡更令我垂注。

退休后我读书大体是浅读与深读相结合。前者是“随便翻翻”，粗略了解各类讯息，扩

大阅读量，充实知识面，旨在与时俱进；后者则是阅读经典，熟读沉思。我的这两种阅读习性得益于梁启超的读书经验：“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，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。心不细则毫无所得，等于白读；眼不快则时间不够用，不能博搜资料。”

虽说退休后的读书不如年轻人那样敏感、强记，但老年人的阅历、经验及知识积累能使读书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和较为自如的运用。我确立的读书目的就是更加自信而成熟地把握自己的生活。我反对趋同性阅读，因为它很容易成为一种对现成答案的接纳、对权威解释的认可、对同一性诠释的屈从；我孜孜追求的是创造性阅读，即：书籍不止是信息的传播者，更是洞察现实生活的工具，读书要读出自我见解。借用冯友兰的说法：“读书不但是要‘照着说’，更重要的还要‘接着说’，说出自己的创造性理解和独特体悟。”读书继而“接着说”固然不易，但我则心向往之。